皇明史概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三

朱國禎輯

俺答入寇

嘉靖二十八年九月宣府巡撫李良報大虜東行兵部尚書翁萬達策虜若從鎮城出滦井掠順聖兩川蔚州等地則總督麾下及主客兵猶足相持又南而紫荆諸關亦已有備若從鎮城出雞鳴趨保安懷來白羊居庸等處圖南下則宣府北東二路戍兵方與金字河長水海賊搁抵不得離次而南山戍卒又非慣戰深可慮第聞督府已摘勁兵由間道遶出賊前截東向之路抗關

南之防似爲得策今移檄各督兵策應在關北者計在必戰在關南者計在必守毋踈虞取敗　上亟下邊臣視賊所向相機戰守虜王諸將皆力堵遂去十月萬達父憂歸陞吏部侍郎丁汝夔代二十九年二月邊事日棘西海夷竄甘凉套虜窺延固俺答小王子盤據威寧海子及開平邊外歲犯宣大諸鎮朶顏三衛數引北虜犯廣寧遼陽畀睍白馬關逼黄花鎮傳報不一而威寧海子之虜最强部議謂各守信地捍虜入乃將帥事廟謨所當先者惟急備薊鎮爲京師屏蔽請發河間兵三千駐密雲保定三千駐通州俱聽薊撫鎮節制其涿鹿

興州等四衛亦聽徵調各隘口戍守詔如議仍條上十事行之六月虜犯大同由小豎圪塔墩口入總兵張達帥所部逆戰挺身爲士卒先虜望見縱騎圍之達殊死戰左右衝突不得出副總兵林椿分兵擊虜零騎於彌陀山聞達被圍引兵西救虜四面騎皆會矢下如雨達竟死圍中椿亦中流矢死總督郭宗皐巡撫陳燿各奏二將雖死虜亦旋遁官軍被傷者少得旨住俸視事給事中唐禹追論達效死先登全軍陷歿獨二子張世傑張投界道血戰潰圍得全此數十年來邊關不有之大勳宗皐等夏語彌縫苟避罪譴死何以見二將生何以

謝二子　上是之詔逮二子同應宗臯燿逮至杖于廷
燿死杖下宗臯戍邊兵部左侍郎蘇佑暫往總督宣大
兼巡撫仇鸞總兵翁萬達總督趙錦巡撫七月俺答
脫脫辛愛移營斷頭山合套虜十餘萬謀深入關南命保
定巡撫楊守謙移漢達軍六千於通易二州團練東西
官廳總兵劉鼎等六人各將兵三千分戍關隘候警啟
行八月壬戌朔俺答住金字河甲子犯宣府兩河仇鸞
引兵邀懷來宣府總兵趙國忠亦趨龍門拒之不得入
上嘉鸞忠勇令兼將諸路客兵國忠將本鎮兵助之
癸酉虜駐大興州去古北口一百七十里仇鸞軍居庸

周南魁奏虜騎日東將窺薊鎮臣謹以便宜應援或隨
賊搏戰徑趨通州防守京師惟　上所命順天巡撫王
汝孝駐薊州誤信諜報言虜向西北本兵亦以為然請
亟止鑾兵勿東還備大同　上令鑾暫駐居庸待薊州
報緩乃回鎮及大興州報至詔鑾開營入援命王汝孝
撥兵守薊鎮罷華城副總兵劉通赴天壽山虜攻古北
口汝孝帥諸將兵禦之虜引滿內嚮殺我師從間道黃
榆溝等處拆牆入汝孝兵大潰丁丑遂由石匣營達密
雲轉掠懷柔至順義圍之聞保定兵駐城中乃解而南
遠近大震有言虜細作潛住京師焚各場馬草者從給

事中王德奏半散有馬官軍半令五塲商人運入城准
上納之數發壩上等處御馬于州縣牧養廠衛五城譏
察非常太僕寺解到馬匹俱收入城武舉待試者許自
薦錄用運軍未回者發通州守城各官能出奇計上聞
者聽虜既騁入御史王竍奏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
達通州因疾馳至通爲守禦計戊寅虜果至阻白河未
得渡營河東岸孤山一帶分掠密雲懷柔三河昌平各
州縣京師戒嚴分諸文武大臣守九門吏部侍郎王邦
瑞英國公張溶總督諸從禦亟前禦虜徵薊鎮諸路及
河南山東兵入援其日楊守謙五千騎至營崇文門外

副總兵朱衡參將祝福馮登至彰義門外城中人心稍
安己卯虜分遊騎散掠各鄉村去京僅二十里仇鸞二
萬三千騎至通州列陳河西自固守謙及朱楫等進營
東直門外時各路援兵頗集議者請備內變於是以巡
捕官軍營東西長安街及十王府慶壽寺陞進袁山西
參政艾希淳爲僉都僃工部侍郎孫禬督治濠塹禮部
尚書徐階傳諭九門防守官 虜未至毋輒先閉關自
困庚辰總兵趙國忠孫勇參將趙臣孫時謙袁正游擊
賀慶姚冕山西游擊羅恭各以兵至錦衣陸炳言大同
兵遁虜已久遠卒饑疲餽餉不繼可爲寒心 上切責

戶部尚書李士翔停俸戴罪即日計處命都御史商大節便宜募軍發五千金聽用參將劉錦同都御史王儀三千人守通州京營官軍坊市民兵上城者給發器械糧賞大通橋漕糧分給諸路客兵辛巳日晡虜自通州渡河西伺前鋒七百餘騎至安定門北教場仇鸞徐珏邀虜後騎斬十三級奪馬十匹上令大虜薄都城分掠西山黃村河大小榆河等處總兵官桑元都指揮栢昂徐鏞等連營城外禦之米糈以兵應援不能郤城中米騰貴預給九月十月糧俸仍發米十萬平糶備答織所虜湖渠馬房內官楊增持番書入城求貢　上召對輔

臣于西苑禮部尚書徐階集議闕下司業趙貞吉抗言今朝廷所急者出沈束於獄中理周尚文之功退虜易耳時　上遣中使密窺會議諸臣聞貞吉言心壯之一日檢討毛起譁曰虜勢急而暫許之誘虜出塞而後不許未晚也中貴人稍以其語聞　上是日火光燭天德勝安定門北民居皆燬　上使驍騎召毛起至西苑賜之酒食令爲祭奏而下貞吉疏內批擢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攜　詔賞萬金宣諭行營將士按此時號稱敢斬許者恐不止毛起一人　世宗召起賜食矣何以復毀貞吉其實召者貞吉非起也　宣入左順門令手疏便計以上貞吉因請急遣近侍有才猷辯博官一員同錦衣衛官詣諸將營賞軍激勵士氣得一首級即賞銀百兩逗遛觀望不戰者誅無赦退虜不難　上覽奏嘉之賜食郎陞左

諭德兼御史給賞軍銀五萬令宣諭將士以仇鸞爲平虜大將軍節制諸路人馬文官三品以下武官副總兵以下不用命者俱軍法從事楊守謙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提督鸞兵自孤山還至東直門外恃而觀望持死虜首六級以獻徐階請釋敗將歐陽䕶綸從之又請御殿臺諫亦以爲言癸未　上視朝勅示羣臣是夕虜退四散焚劫初虜之入也兵部尚書丁汝夔本清謹士兵事非所長又聲息淆亂卒難分別援兵雖集一視大同兵爲進止仇鸞挾重不可制詢于大學士嚴嵩嵩謂敗于邊可隱敗于郊不可隱虜志在搶掠飽將自去

惟堅壁為上策守謙雖爲總督然應詔至者原非素統
倚郭門相仗無戰心策之亦徇佯不肯前守謙獨薄虜
營而陳虜故以輕騎來挑不應內外鬨然皆以爲怯且
云本兵密下敎禁諸將出戰語浸傳入　上心慍有
旨召前邊臣楊守禮等汝夔不自安自請出城禦虜不
許汝且虜大掠呼譟聲徹禁中比夜西北火光燭天
上馮高望內臣環泣訴園亭墳墓盡燬弟侄軍丁盡死
且言戰不力係文臣牽制故虜至此　上恚甚輔臣謹
候命不敢出甲申小徐階集議言虜逆天犯順義當必誅
今雖稱臣求貢然信使不入表文不具文書皆漢字眞

僞難知求貢必不可許宜遣通事賚勑諭虜酋如果悔
罪求貢當斂兵出境具表款塞聽朝廷處分不則惟有
勵將集兵恭大義致討　旨下勑殺不得輕信僞書致
墮虜計通政使樊深條禦虜七事中言仇鸞未聞一戰
非士不用命卽主將養寇要功乞密遣近臣詰狀具對
時　上方倚鸞破虜惡其言黜爲民部大臣奉　旨陳
狀引罪下汝夔于獄王邦瑞攝部事戶書士翔華職工
書胡松住俸械通州都御史王儀恭將劉錦訊治歷御
史王忬代儀恭將歐陽安代錦儀爲御史姜廷頤所劾
忬先至通州城守　上覘知甚喜至是亦劾儀等縱士

凌虐大同軍伉鸞將大同軍素無紀律往往辮髮效虜入民間擄掠又稱遼陽軍所爲儀捕得捶之繫通州獄
上謂大同軍卒先赴援縱有罪出於饑疲令免窮治送鸞收撫于是鸞兵益驕民間苦之殆甚于虜而　上憤
守謙不戰責問無以應也則以未奉部檄爲辭有　旨
守謙名稱入援何數日坐視不出一戰且朕親降旨趣應援兵部豈不奉行何得稱部檄未至擁衆自全遂捕
守謙并汝夔廷鞫艾希淳代領守謙兵并逮王汝孝及總兵羅希韓晋虜漸引而北丙戌撤守門軍分遣郎中
王旻董懋中等督諸將躡虜趙貞吉復命言臣奉宣明

詔懸布賞格勅大將軍鸞乘而襲虜乃傳諭城東西南諸營獨宣府總兵趙國忠兵在沙河臣未辭朝不敢遠去　上曰貞吉奉勅宣諭所領銀未見處分如何也云復命且妄以未辭朝爲言逮錦衣鞫實聞尋上狀得　旨貞吉沽名欺上實非真忠且言周尚文功未報沈束未放及至委用却畏縮致肆誑言代人報怨杖五十降邊雜職用初貞吉廷議罷盛氣謁嚴嵩于西苑直房嵩不見貞吉怒叱門者會通政趙文華趨入顧曰公休矣天下事嘗徐議之貞吉愈怒罵曰奴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嵩聞大恨乃佯爲出城賞銀勞軍方虜騎充斥微發身

午戸工二部官皆得罪犒銀不時發諸軍分屯城外貞吉憫民車致銀仇鸞所鸞不受虜退已稍遠貞吉計無所出賚物巡城外徧諭諸營而還遂得罪降廣西荔波縣典史丁亥虜退至白羊口以道狹恐我軍邀擊其半由高崖口鎮邊城半由昌平東北古北口舊路出鸞軍不意虜東返猝與遇不戰而潰死傷千餘人鸞幾爲所獲稗將戴綸徐仁救得免虜長驅至天壽山見總兵趙國忠陣紅門而捨之而去蓋亟欲歸巢無心再戰入掠也法司坐汝夔守備不設守謙失悞軍機律斬俱秋後決　上怒甚曰汝夔罔上毒民守謙黨同坐視皆死

有餘辜俾命行刑以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屠僑大理卿
沈良才議獄遲緩各杖四十降俸五等給事中張侃杜
汝楨鳥從善逢旨覆奏各杖五十侃黜為民己丑敕入
援剿勞賞仇鸞等銀幣有差是月虜衆始盡出邊人馬
饑乏皆不能戰鸞等懲白羊口之敗竟不敢逼但尾送
至石匣城及張家古北等口外而返其前後禦虜有功
者十八月大同游擊王孫于懷來斬十七級獲馬十二
匹二十一月山西游擊柴紹于昌平奪回男婦二百四
十二人二十三日都督仇鸞襲虜于海店生擒四人既
而鸞報功八十餘級或云皆詐割死虜平民首云九月

辛卯朔　詔優䘏被虜民用米六萬石銀三萬兩遣侍郎駱顒督司屬查給仍覈傷殘田敷蠲免重者先蠲後覈發大通橋所積倉糧二十三萬五千餘石給散官軍充本年正數汝孝之被逮也　上方震怒虜未盡退官軍不敢前託言汝孝等追虜遠不可猝至至是　上怒漸解而汝孝等復以首功聞故得不死與希韓皆謫戍再發米五萬石賑關廂被虜之人吳嘉會罷乙未改孫禬爲兵部左侍郎兼副都督薊州劉𡌴僉都撫宣大徐階薦趙翺豹即爲僉都撫順天責吏部補密雲天津潼關井陘四兵備人援續到者山西最多悉加賞賚科道

官徃九門正奇營查閱軍馬實數缺伍者一萬三百人見存者悉老弱遊惰成國公朱希忠惠安伯陳鏸罰俸餘皆治罪諸公侯悉辭營務許之守陵軍三萬七千六百餘人存者止三分之一多內臣占役淸出特設外守備督之防秋更議營制部推正副提督官四員仇鸞列第二 上曰此事體非輕必復 祖制乃可專權歸一畜精壯以濟實用其革去十二營兩官廳名目止用京營總兵一員提督三營以仇鸞爲之各營協同提督二員贊理軍務文大臣一員陞王邦瑞兵部尚書徃仍裁革內侍官逮職方郎王尚學論死薊鎭復報虜在近邊

暫留保定山西兵二枝同劉淮等六枝應援淮山西參將也延綏山東等兵悉聽孫禬調度工部侍郎龔輝督理九門濠塹石壩錦衣都督同知袁天章同五城御史團結保護居民大發銀各處召買芻糧修通州新城吳嘉會復撫順天改京營提督官曰總督京營戎政鑄戎政之印給仇鸞自後鸞任兵政潰賄罔上又開馬市凡二年廼死市亦尋罷虜求入貢皆不許歲入犯倭變復作南北用兵紛紛重以水旱天下寠如則 世宗皇帝所收攝者大矣

追戮仇鸞

仇鸞咸寧侯鉞之長孫也鉞爲寧夏游擊寘鐇反方駐兵城外欲遯去自度于昌孫長生在城昌病風不足惜長生鸞小字也六歲桀黠可念恐爲反者所屠遂自大埔還師解甲以人計誅反者封伯征流賊歷戰功進侯鉞卒鸞得嗣兵部尚書彭澤爲製名字伯翔署曰枳齋延學公卿閒居崇文門內儉約如京官讀書能文頗有勇略同鄉趙時春以南宮第一人有名狀洽往來而內忌險賊時春言語小得失處密御叵測人未之悟也已爲勳衛嘉靖七年鎮兩廣十六年改鎮寧夏十七年識

征安南佩征夷副將軍印總兵兵部尚書毛伯溫督軍尋停行十八年坐神機營會　上幸承天設左右副將軍鸞領左東寧伯焦棟領右鸞因奏臣係左副將軍爲前鋒左右前後悉聽臣節制　上不許曰朕車駕在中軍所設左右副將與行參將二人爲前鋒後衛其以翊國公勛代掌中軍成國公希忠副之途中被劾復請照勛希忠另疏陳謝張門營兵依舊例附名不必自異時上以遠狩勳武陣推尚整肅見錦衣衛官李　旨進退雍容不憚明言武臣當雄勇邀非書生比鸞聞盛鎧甲驅馳踴躍　上頗屬且因之以負視希忠禮袞如勛

方被寵且有機智見之莆伏不敢抗禮閒談舊事亦喋
喋可聽勛喜而稱之盖二克潛伏肘腋間閹臣又吞餌
爲之用言官間一奏彈寧亦就事論事又或以愛憎起
見未有中其病根者幸二人粗暴不過如董卓之流
上英明果斷而制之若弄虺豕終不能爲害旣還復征安
南再佩印與伯温出師明年至廣西拔勅書陵縣總
兵安遠侯柳珣責戎服入見珣不聽鸞遂劾珣珣亦自
言于朝兵部不能決奏請上裁　上責鸞輕傲令回京
仰以珣掛印代之二十三年鎭甘肅其冬　上破虜功
言日者聞虜入寇督兵出禦追至癸蘭地方及之一日

凡五捷斬首百餘級并斬吉囊子狠台吉謂為擒獲虜
王又以昆季斷養姓名竄入藉中俱稱有功事下部覆
謂鸞奏捷辭多虛構意涉誇張計擬璵望日仲冬晷刻
極短朝夕才五時耳質明賜警發兵追躡至沙河大路
又至朵蘭雙莊軍行不啻二時乃于三時間五戰五捷
得功百級何雄速如此且往歲大同黑山之捷謂馘吉
囊子太不孩竟成空言今復以衣鎧鮮華謂為狠台吉
濫引擒王之語妄意封侯之勳不知果何所據且又竄
人所帶姓名謂破陣當先俱屬可疑宜行勘覈　上曰
斬獲既多厥功可錄其加鸞太子太保任一子所鎮撫

銳狡不聽在鎮久貪肆黷虐恣爲不法二十七年總督
曾銑以復套謁兵不應銑劾沮撓軍機且歷詆科𩆜乖
戾狀　上以秋防届期鸞姑奪俸查實鸞知不可掩益
狂悖無忌銑再劾言甘肅孤懸西北三面阻虜今以鸞
故士衆離心紀綱解弛平居實有厝火積薪之形一旦
恐致土崩瓦解之患鸞罪擢髮不可數且云虐殺無辜
歲以百計誕謾不恭肆爲欺罔永昌果園堡之捷輒報
虜酋狼台吉爲我軍所殲今狼台吉固自在也　上大
怒逮治既而巡按張雨巡撫楊博交章疏其欺罔貪暴
三十六事俱下部勘明正法尋反訐曾銑媚嚴嵩殺陷

得復起爲大同總兵及東虜入援俱見前夏言撫中方虜擾邊
上言賊巢俱在大邊內我墩軍夜不收往往出入虜中
與之交易久遂結爲腹心虜酋俺荅脫脫辛愛尤愼四
大營賊至分據大邊墩臺虜代墩軍瞭望軍代達虜牧
馬故內地虛實虜無不知逃尺洗繼榮叛將王臣等虜
馘撫而用之以窺中國於是邊事益不可爲夫虜中生
齒浩繁事事仰給中國缺用則求求不得則搶掠彼衆
而衆強我散而寡弱往時虜求進貢廷議未從周尚文
懼虜觖望必將肆毒乘其効順之機投以貨賂之利虜
旣如願邊亦少寧尚文非得已爲之也夫通貢之事固

不可行然與其使邊臣違禁交關利歸于下孰若朝廷

大開賞格恩出于上即今遼東甘肅薊州喜峰口俱有

互市之例　皇上霈然發詔遣人至二邊外諭虜遠塞

許其市馬如諸邊例仍嚴立限制量加賞給則彼之感

恩慕德世世為外臣比于軍吏日相結納者功相萬也

上曰此疏所言利害不但一時一鎮可行兵部詳議

以聞又奏本鎮設擺邊軍及大小城堡本防虜入入輒

不支宜以小堡歸并大堡將擺邊軍士止留老弱者哨

望精壯者盡掣回守堡摘取選鋒隨營截殺又牆堡築

于北口之南麓虜擁衆據山下瞰我軍則險為彼有雖

蔏何益疏入　上嘉其忠謀命亟議行兵部請總督酌議　上曰邊臣所見甚審爾等職司本兵自宜從中擬斷奈何他諉其詳定以聞于是尚書丁汝夔等覆讜所言皆是但老弱當掣回守堡精壯仍令守牆餘行該鎮酌議報可益兩疏俱經邊臣發明不果行鸞沮其說遂當　上意比庚戌虜患入援佩印加太保優假大過益肆其惡矣既掌團營上言京營第止宜守城難以格戰請分遣四御史調各邊兵防秋大同中東西三路各三千甘肅寧夏延綏宣府各三千延綏家丁一千及應援宣大游兵六千俱五月至京因擬總兵王龢副總兵時

陳參將崔麒等十三人堪任調兵將領游擊張濟王棟
宜更置部覆各邊均屬重地使患在心腹肢體固輕若
藩籬盡撤則堂宇何賴宜因鸞說而善用之宣大甘學
各調三千延綏家丁通事五百諸鎮獨甘肅延綏去京
遠二月啟行五月至京餘各留本鎮候警報赴調將官
從本部選委王棟訓練新兵勿易張濟調內地用　上
從部言鸞固執前議部覆從之惟調兵委之各巡按所
薦將官止用其半報允仍遣調兵御史　上諭鸞曰卿
勿怠此戎務必如　皇祖時長驅胡虜三四千里乃可
鸞對方冬虜馬肥以來歲三月大舉擣巢　上又諭云

非疏其悉竭忠但機貴于密孔于大誠賞復對事以審
成亦以豫立乞勑廷臣集議或姑假臣經畧之名各邊
悉聽節制以便統調十二月中前赴宣大適中處伺虜
動靜　上嘉優答仍示兵部閱器械峙糧餉設督糧都
御史并設昌平易州開府如通州例皆鸞意也初營制
既更以科道兵部官巡視北邊時春申鋟于兵部鋟往
巡視見鸞恃寵弄權憂之奏營政更張之始願加詳處
不當決計於一人責效於旦夕　上以疏意不明示鸞
密報鸞心知所謂因奏鋟意不過侵官攬權束縛臣等
使不得行事且京營巡視已添科道今益之主事重以

職方之勢臨之臣等脇息懼罪何暇謀虜得 旨下鎮
鎮撫司拷訊停兵部官不遣仍以驚言復選遼東固原
保定達漢官軍入衞先是虜散處邊外畜牧邊將貪利
掩襲往往起釁叅聞嚴禁然虜大舉入寇必糾集各部
精勇其營帳留牧自如無反顧憂至是俺答留吉囊諸
子駐威寧海子而吉囊舊巢近延綏驚謂虜銳卒亦有
限惟聚之乃強吾欲得志于虜宜有以分之請勑西方
諸鎮選兵乘間致討惟以敢戰爲功不以損軍爲罪虜
必內聚自保歲可省勾引糾集之寇且徙幕遠塞月可
省零虜抄掠之害從之十二月薊奏革薊州總兵李鳳

陽大同總兵徐珏爲京營副將成勳代鳳陽甯雲副總
兵徐仁代珏　上旨報允故事正副總兵缺兵部會推
二人請　上裁至是從中下獨爲定擬尚書王邦瑞等
皆不得與聞乃奏言朝廷易置將帥必採之公論斷自
宸衷所以愼防杜漸示臣下不敢專也豈有京營大將
定擬點陟各鎭之例令爲坐名擬任擅自更易其于國
體政經關係非細　上不悅曰戎政初修忠將是托況
朕有密諭非其自擅若爾等肯選任請將集練兵卒隨
事効忠比常加意何待伊言朕令君自勞心今一矢未
發先自攻諸大臣謀國之忠當如是耶三十年正月改

趙時春山東僉事分練民兵凡數千人紀律甚整驚惡之寇遣人詭投寨下將縱火俟其出刺之一夕果風飄帳房遽起列隊有數十人伏草中出竹筒吹火揪利刃突起左右格之多傷四散走時春素善大刀輪舞如飛及是奮呼而前莫敢當者輪斬無遺明日梟首止曰盜糧不明言都城內外已盛傳矣王邦瑞原與鸞共事團營議多不合邦瑞回本兵奏妥㩁大計內言邊兵不可常調　上指為虛文寨責革冠帶尋自陳放為民三月虜叩宣大求貢市總督蘇祐以聞　上方主用兵未許意鸞力足辦且有疏諫止問于嵩嵩方與鸞為厚恐戰必

不利力言暫作紓禍俟大軍練成一舉殲之非晚　上
不得已准行然歲止一次示意彼未知鸞利而道之也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力陳不可訊杖謫典史鸞藉貢市
得自寬益恣睢自擅都御史商大節本募民兵經略京
城內外所統者止巡捕府宗一軍鸞檄調去且責以有
警分布大節疏其狀謂京兵皆鸞所將幷調及捕營不
令臣知所留九門兵脆弱甚一旦衝突鸞兵在外相持
臣安能抗　上怒其推諉避事論斬錮獄中六月鸞奏
據報達賊約會入寇請領京營兵及民兵迎戰邊兵分
遣追　零賊又欲載俸炒隨營應用且許軍馬食民田

承嚴嵩謂軍馬經行地方各有督餉都御史預備糧草
外晝已定令又令戶部官載煤炒隨行徒見事體煩擾
至於縱馬食民稼九非美事古之名將行軍紀律有摳
取民一物者即斬以狥寧使虜過田苗食盡不可下此
一令又調到邊兵以其慣經戰陣全賴入衛京師備戰
今遣邊兵出外地以待零賊而用京兵兼民兵爲正營
以迎大賊此則臣等莫喻其意云何也報聞蓋顛錯無
謀即嵩亦知其不可　上固已心識之矣又請收民車
備戰守　上以戰車造完止之八月鸞言朶顏諸夷影
克哈哈赤哈舟兒陳通事等屢導虜犯順今虜已納款

復行詆謗請亟加征討兵書趙錦阻之得寢時春以山東兵四千餘至通州屯西直門外乞守古北口 上命移駐密雲鸞屯安定門外中使賜食踰日始反命 上怵其遲以鸞不在屯遊別墅對八月 上命鸞領兵至白羊口分布備邊步騎十八萬鸞已遁俺答使其家丁時義往來報于朝唯誇虜強盛志在脇和其出也索列鎮將領饋遺截路少不滿意則褫甲奪馬或擬斬中軍將其歸亦如之貪賄公行畿縣赤地戶兵工三部糧芻馬豆工需無慮數百萬糜費略盡九月歸京疏言妬臣者謂臣家丁挾趙時春所統民兵嘗被其殺戮夫兵雖

有軍民之分慫臣節制臣何怨于民兵而令家丁刼之
由舊冬臣欲調邊兵而尚書王邦瑞郎中尹耕進蘇民
兵之說阻撓軍機值臣出兵遂駕浮詞搖亂國是伏望
收臣重權俾得保全首領　上手詔慰曰卿竭忠戎務
今秋賊果未犯豈可以羣嫉求退十一月鸞奏逆酋哈
舟兒陳通事罪狀下總督計擒伏誅舟兒甘州衛人史
氏子名進通事名志允先俱陷虜久之逃歸為朶顏衛
夷人所獲隸夷酋幹堆扳卜等帳下各為通事進更名
哈舟兒志允更名昂灰時時引虜各關口索羊米酒食
稍不遂輒挾弓矢嚇奪幹堆扳卜等喜之遂令舟兒昌

夷酋名入貢因熟知京師道路虜累侵犯皆二人導之二十九年俺答謀犯京東遣頭目來探舟兒指以潮河川道路北虜移營駐白廟逼近古北口舟兒仍詐傳虜兵西返緩我邊備俺答遂由鴿子洞黃榆溝入犯幾甸鹵獲甚富虜德舟兒等乃以所掠男婦及牛馬各數百賚之今歲虜已開市舟兒等復往來虜營誘煽不遂乃屢誑塞卒謂虜且以四十萬衆入寇京師爲之戒嚴總督何棟移駐白馬關廣布耳目偵舟兒等出獵因以計擒之械繫赴京磔于市輔臣嚴嵩等以擒逆具疏稱賀上手書諭曰卿等入賀歸功於上彼群邪無上之徒心

猶未滿也自壬三入寇丁汝夔故縱至國門以羞主萬
邪莫贖若鸞矢心爲主一意殺賊累密請乘春大加擒
剿朕累不許益爲鸞計恐人害之以遏後來爲國之臣
耳今之爲臣者一律謂之姦固不可皆謂之忠尤不可
爲心各一爲類亦多至於卿等直贊事玄尚目之爲姦
佞或有口同心異對人自解者今已死二三矣因加鸞
太傅兼太子太師歲益祿米百石廕一子錦衣衛指揮
僉事十二月鸞請改撥大寧外衛班軍于薊鎮防禦從
之鸞既因馬市餌虜以史道領其事虜旋市旋掠邊人
苦之朝議召史道回京虜欲以牛羊易穀豆者候命不

得益爲盜無虛日其冬三入邊擄人畜甚衆督撫官遣通事責問俺答則謾應曰諸貧虜無從得食禁不能止如中國法雖嚴民間豈盡無寇竊我能自不入犯不能禁部下之不盜也卜吉哥之市益擾邊不可禁朝議藉藉咸追咎馬市之開非計會歲行盡鸞猶悍然不自知咎初鸞藉嚴嵩力釋罪復用媚事不啻廝養既恃上恩權勢益重餽餽不盡如禮當其彤忽處目中若無嵩父子卿且恨之錦衣陸炳任符心膂與鸞謬相敬重實相軋且又嵩素所結内表裏應和其謀秘甚將遂志于鸞鸞固入雲霧中日湛酒色汰不知節人固策其凶終

而幕下所聚都游棍罔利市權大言欺人直曰取單于頭封狼居胥實不堪一卒之用也三十一年正月鸞圖所自解慮見譴上疏曰臣所爲欲開馬市者將陰修戰備也內外臣計欲殺臣乃故弛備以招虜欲共叠負市約而因以疑臣于 陛下臣無足惜如國事何乞下明詔切責諸臣俾各修戰備且令每鎮選敢死士萬人待臣調用虜如入犯令古北口諸將勿遏縱其南下臣當死戰于內出精兵健馬搗巢於外內外夾攻破之必矣 上曰所論備虜事宜兵戶工三部已經理逾年何尚廢弛如此其各查兵馬芻糧實數以聞於是兵部尚

書趙錦覆京營上馬十五萬有奇除分布九門八營與守護　陵寢者餘皆選入大將軍部下通計營操出戰之士與各鎮入援之兵不下十萬餘近又改大寧都司班軍五萬六千發薊設十二營遊戍薊鎮將士闘闘倍於往昔何謂無備且臣觀鸞言縱虜深入邀而擊之非也蓋薊州與他邊不同幾輔重地豈可使虜衡行卽盡能擒之震驚內地搖動根本所喪已多況我兵積弱雖嚴法重賞驅之進戰猶若不前而可豫令勿遏乎錦本附鸞至是衆持鸞通虜有蹟嵩亦內懼思自全徐階招錦諭以禍福且密言　上已疑鸞故覆疏甚明疏入

詔以所列士馬數京營行大將在外行總督鎮巡各加
意訓練待督戰將官臨發奏請壬辰虜掠威遠城辛丑
嵩請將營兵出塞　上問嚴嵩嵩謂宜從其請須擒斬
虜酋方爲上功　上悟報曰若零虜無勞卿行時虜並
入塞駐牧邊墩反任虜外人月給糧二石鸞言從覺無
益第恐交關漏泄等弊不如盡撤惟守內邊近墩傳烽
便報可三月戊子詔鸞赴大同勦虜時春兵復至通州
露大教場結草廬鸞諷參將許璽夜縱火時春密除廬
結陣整兵北戍密雲又諷參將劉繼先妄報虜十三萬
犯喜峯口徵時春兵援之欲使虜入古北口時春納其

撒固辭喜峯無寇古北口信地不敢輕失誅不得行乃止鸞在上前每言虜不足平妄自矜詫及是督重兵至邊畏縮不敢發一號令嚴嵩既與鸞相失乃言鸞不戰非計四月上諭兵部曰虜之易我以吾叛人爲導者多罪浮於虜今春如此秋舉必然鸞去須一大創始可卿傳諭令必戰勿守兵部以示鸞鸞言前月遣兵出威遠禦虜戰於泥河斬二十餘級奪馬駅五百餘遊擊時陳鳳戰不勇故未致大捷臣兹秣馬礪兵惟俟遊擊張堅兵至卽分道出塞用收犂庭功以慰聖念鸞不得已其月三日帥師出鎮川堡行二百餘里至貓兒庄

虜伏兵起溝下我軍陣亡二十八人傷二百一十二人
失馬二百餘匹斬虜五級獲馬三十匹報捷賞銀幣時
鸞存大同侵剝視前更倍大同守備沙潮不堪命自刎
又與家丁爭納女妓人情憤怨尤甚兵益不振五月廷
議京師天下本宜大虜所道也言事機則虜有動作二
鎮先知之若能戮力出兵虜氣自奪即或內犯亦可星
馳入援非如他鎮兵遠道絕也言形勢則二鎮京師門
戶縱虜入而與之格危矣今大將欲調歐陽安等統二
鎮選兵入衛臣所不取蓋今之宜大日弱而虜日強盡
二鎮之力以自守不足而況選其精銳乎宜留選兵于

本鎮倏有儆入援不必候命則兵將有定志二鎮可保
上深然之命暫留兵勿調詔鸞入京議事鸞不自安乞
罷詔以秋不遠宜且還京與諸臣定計既至集議猶畏
其鋒謂犯而入援勢恐不及當令二鎮兵內聽京營調
遣外聽總鎮節制庶內外不至偏重二議並行不悖
上又從之六月鸞請發京軍各三千守薊州宣大不許
時　上意甚疑鸞擁兵太多稍稍節收其權而鸞憤懥
自若至八月虜報益急鸞病疽甚亟請與疾赴軍　上
諭止之兵書趙錦奏強虜壓境人心洶洶大將安危所
係而鸞疾不能軍有如虜衆長驅貽憂君父不小臣錦

願親往代督戰　上謂本兵不當輙出乃詔收鸞勅印命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陞遊擊時陳爲都督僉事改戸部左侍郎孫禬于兵部兼僉都督伴徐階密疏鸞通虜誤國狀　上覽之大驚命錦衣陸炳密訪炳素惡鸞常使人微伺動靜及其左右行財用事者鉄衛之奸悉知之鸞且死前一日炳欲發其事恐按驗無實證乃陰令人訹其家丁時義侯榮令亟逃虜中避禍不然且擒義等信之各逃至中途炳遣人邀縛之因悉發鸞初鎮大同與虜私通要約鸞遣虜貨幣諸物虜亦遣鸞箭囊持此爲他日不犯大同信契義等各承遣往來今俱事

發遣入虜中欲勾引入犯狀具以上聞　上大怒即命錦衣會同法司擬罪鸞已先一日病死法司奏當援謀反例律當追戮奏入得　旨鸞背叛朝廷引虜入犯罪死未盡其辜仍剖棺斬首梟示九邊父母妻子及時義侯崇背斬妾女孫發功臣家為奴財產盡沒入官家屬流三千里諸黨惡者發遣發配有差

郭勛襲死

郭勛武定侯英五世孫字世臣父良嗣侯以爭襲家中落正德二年卒勛嗣侯雄黠有知數家多藏書頗涉覽遊士大夫間獵聲譽貴綠中貴六年鎭兩廣貪暴累被劾見宥十二年入掌三千營　世宗即位得掌團營時江彬壞亂之後營務廢弛上擇官軍連年工役勞費有竊馬逃者有私家佔役者虛耗益甚兵部請行訪補勛請如弘治年間例許令自首收操部覆此輩多係投充冒頂額外招收有名無人先已查革冗食稍減今若聽其自首恐仍蹈前弊宜查祖籍爲據從之勛又條七事

首曰新法令壯國威乞賜勅書得行斬罪不許既掌兵將遂其志　上英明事多獨斷首擢楊廷和兵部尚書王瓊銳意釐革不得肆會大禮議起張璁進尊親之說上已意移和者益衆攜知指會下廷議勛有折中之說與禮部尚書汪俊諍爭　上聞而善之尋張璁桂萼等徵入京廷臣交詈將俟入朝排擊之已數日不敢出後伺間潛入行禮衆呼噪窘甚出東華門走勛第勛出迎厚遇且曰諸君子善自愛　上意已定但堅持必勝因左右之益爲　上所眷大禮既成張桂益重勛亦加太保兼太子太保恣行無復顧忌陳洸之獄即張璁亦嫌

醜穢諱之齒頰勛獨入其美女明珠之賄言于霍韜曰此公鄉人同志者內外官敢汙衊至此此衆非爲陳實意在公設此光景耳霍憤然約桂蕚同爲那雪方獻夫頗不謂然曰廣右亦仕國也松筠枳棘故自不同奈何因橫臣一言分左右袒蓋一時贊大禮者甚多著名不過十餘人而廣居其四前三人外又有彭澤澤小有文墨而貪險諂事張璁以吏部郎中考察得留薦爲諭德投入勛幕互煽動作奸者韜又深嫉之大形辭色因此與璁亦相左澤密報于勛恨甚遂乘間短韜于 上藉之慠忽公卿自張璁外視之蔑如席書亦以言禮入爲尚

書代汪俊既相接郎極口詈俊書曰其見未達其人品自佳益攘臂語狂悖不可聽書色變退語其弟春曰追崇大典乃使此人得與羅峰見山張桂之號倚之為重因失其親所損多矣驕不可長當借事折之丙戌恩榮宴主席歷年位皆居中書宴圖故左右列勛閣奏 上命如舊規行比宴仍分列不得已就席再疏爭之 上責禮部不奉詔令以後務遵故事勿再爭擾勛濟貨狠傲居鄉虎責左衛欲得之拓其第勒衛指揮王琬等詣工部言衛署敝隘不足容吏士有郭順宅深廣自願相易尚書趙璜奏許之順本勛舍人居更陋為言官所劾勒還

所易地不問歲侵草場租銀數萬兩受賄保官壟斷取
利奸惡郭彪等爲爪牙言官再劾疏辨　上諭以勉勵
酬委任無忝世勳又再劾以奸詭橫以酷濟貪爲妖賊
張寅請託爲逆黨陸完雪冤當治不當論　上終不聽
更加慰藉張寅即李福達所稱欽明大獄見前記　自是氣
燄益張有請必聽陰擠擠陷中傷人甚衆舉朝惡而畏
之風裁不敢出氣獨御史魏有本請黜勛用馬永人皆
稱快　上雖奪有本官未幾復職勛又爲下獄將官時
陳請猶竟不從七年明倫大典成頒賜勳戚閣部昌化
伯邵杰帶俸後府當給勛時掌府事遺其名不得給又

不為支祿杰自疏請下詰問勛錄邵氏前後爭襲章奏言杰異姓不宜襲乃引尚書胡世寧疏為證且言吏部會議時臣不署題宜仍下所司復勘　上曰勛與世寧何不發言使杰眞異姓我　皇考為邵安乞恩豈肯稱為母弟我　皇伯考豈肯許其授官吏部查據明悉列聖成命不可擅易其勿復勘仍命即支祿照前旨給大典勛又言大典乃朝廷所以正風化明孝道以傳萬世豈可賜異姓襲爵者不聽勛在團營凡事任臆專斷兵部尚書左都御史李承勛兼提督多所糾正因嗾把總湯清以復職事紛紛投牒謂承勛沮抑而日喋喋語

侵之承勛自以大臣不當爭辯上疏求退且言臣任提督而爲把總所呈告革職粃而爲將官所攻擊旣辱君恩亦傷憲體矧歲當朝覲臣與有考察之責一武夫心不能服何以服天下士大夫之心　上褒其忠誠公正勿辭勛彊愎滋甚承勛復數其懷詐面欺指邵杰襲爵事爲言臣孤踪安敢與共事請解營務專理院事　上復慰留之勛亦上疏言臣不私湯淸至邵杰題本臣實不與謂臣首先寫題承勛上欺朝廷下欺同僚臣不能與共處乞免營務　上戒以因爭小憤肆意奏辨不許刑科給事中王準等言二臣構爭非在公忘私之誼請

加特諭　上曰朕都置不問自今勛謙和撫復自用承

勛亦宜平心易氣不必自生嫌忌仍以湯清挾私呈發

下兵部參看首揆楊一清深惡之八年受賂取回欽發

軍犯金輅擅縛指揮王臣被劾罷督營及保傅官階奪

祿三之一尋與張桂傾一清逐之九年仍總五軍營四

郊興工以勛知建造事時兩宮積嫌勢輕重日甚　上

亦自疑不復倒　昭聖重治二張崇奉　章聖謁　陵

時有進入　獻稱宗之說者　上心動勛逆揣先以始

祖英衛廟享試英為　太祖親將有戰功然洪武十年

官止都指揮使十三年加都督僉事十四年征雲南封

侯叙佽成王弼之次侑享定于洪武二年以後續封者遠不及格勛有後心又粗知文墨集門客編中山開平武定三家世典鼎立又倣俗演三國志撰國初英烈傳盛以殪友諒諸大功隸英名下標目故犯祖名示非已出流傳禁中證實其役如此遂騰疏以請廷臣持不可侍郎唐胄言尤切竟許誠意伯本列六王之下叅公之上復請以爵叙嚴嵩爲禮部尚書阿其意覆允明年獻皇亦稱宗入 太廟躋 武宗之上勛進翊國公加太師張璁猶及見之然失其初指矣時鎮守內臣俱已盡革勛獨請復并欲坂礦課以資國用兵部覆言此輩

害民在　先朝已極須　聖斷裁革民始安堵不當議
復　上曰鎮守原非　太祖定制今且著雲貴閩廣江
浙兩廣四川大同毎用一人内監愼選以克不得作威
生事給事中朱隆禧等疏諫得止而積則稍稍開取矣
革聖旣厲　上莘承天祀　廢勛領中軍護行方張桂
盛時給事中夏言倔起與抗　上心喜右之言益發舒
議南郊當　上意官驟進張桂頗詘勛不能平旣自承
天還言被切責勛有力焉言深啣思有以報之嫌隙已
開都下藉藉郊二人必不相容有遂寧訓導蕭時芳奏
郭勛夏言霍韜皆中興元佐同功一體而外議沸騰心

蹟來一宜召見賜坐以杯酒釋之逮鎮撫司黜爲民尋
以風霾勛請大臣自陳從之而勛富貴已極福逮父子
之術用之巳久方士段朝用者廬州合肥人亦以術干
勛覬進用試之良驗得男羽林千戶又妄言化銀皆仙
物以爲飲食器用之當不死勛製爲器自用并獻　上
上諭勛朕躬修秘祝以謝蒼穹仙銀器朕豈可獨用已
盛食設　二親几上不得及　八廟欲通奉又迫期難
辦勛曰臣別製以待　陛下命久矣悉取進之　上大
悅加歲祿一百石時大工煩興財用告詘朝用復托秉
一眞人陶典眞獻銀萬兩助建雷壇工費歲以爲常

上以爲忠愛賚賞授紫府宣忠高士然皆幻術攝勘帑銀爲之尋異居不可攝術始窮其徒王子嚴攻發諸詐狀隱惡日聞典眞所典眞懼爲所累上章自理請禁繫子嚴責朝用歲辦銀四萬兩　上曰黃白之術古昔有之非眞有道術者不能勘初薦朝用及所進萬金朕亦信之以其足代民膏排屢試不效始知詐僞卿本納忠彼敢爲欺何與卿事子嚴朝用俱執赴鎮撫司考訊後勘得罪謀挾其財誘勘奴張瀾捺繫之其夕死上言勘奴欲行刺爲已所覺避逆致斃　上怒下鎮撫司究治沒其妻子財產朝用更死獄中合前後觀之朝用似已出獄再犯取死益　上本覓假方士故前罪幸赦而後頻偉郭勘不旨少緩也二十年四月給事中戚賢劾勘迭肆兇狂假

擅戚禍督理營工占役賣放恣爲貪横田園甲第呑併
循于京師水運陸輸掊尅盡于天下勛疏辯乞罷優詔
慰之已而六科官李鳳來等以廟災陳言内一欵稱邇
來勲戚權豪之家廣置店房濫收無籍索取地租擅科
私税衆放子錢充折男女稍有違抗即挾以官刑幽繫
私獄疏下左都御史王廷相等覆申其説令指實陳奏
于是下巡城御史覈劾凡四十餘日未覆給事中章允
賢劾其畏豪勢慢朝廷遂下切責衆懼五城御史車邦
佑等查京城内外諸勲戚店舍惟郭勛多至千餘區英
國公張溶惠安伯張鏓皇親指揮錢惟垣夏勲方士段

朝用等失之因劾勛驕恣貪縱民怨入髓足以干天和致災變其黨孫雲孫准李福鄧欽等黨惡爲甚詔雲等悉逮鎮撫司勛從實陳狀副都胡守中復訐勛以族叔郭憲理刑東廠而禁囚後府虐無辜甚衆　上曰勛朝廷自有處憲已辭退係令鎮撫司併治勛疏辯雲等乘機生事臣多不知　上准勛辯而先逮工科道以各工軍役姦弊乞勑勛與團營提督文臣王廷相勳熙臣陳讜同派撥　上允之命給以勑然非勛所便也勑具久不領至是科道復參其抗肆作姦植黨就法勛疏辯中有臣姦何事臣黨何人又有何必更勞賜勑等語　上大

怒曰國家有重事賜勑勛抗拒不受疏語豈是對君之
言强悖無禮陳鏓王廷相扶同亦不奏白各責對狀鏓
廷相引罪且言勛列名勑前領出即收去非臣等所能
强　上曰勑書感重人孰敢違鏓奪祿半年廷相革職
于是給事中高時等盡發勛姦利事中言交通張延齡
憐其下獄代管莊店產業　上益怒曰跡此一端槩可
知矣捕勛下錦衣獄科道官逼無一言記罪高時盡忠
加俸一級嗇二十年九月中事夏言亦去位且削籍矣
御史童漢臣等再訐勛罪狀下所司尋諭衛司念勛曾
贊大禮并刻太和傳等勞釋刑具即問明處分已奏上

勛罪當死係應議人孫雲等先枷示論戍報可　上復
諭曰枷號諸人未必無可矜者朕仰體上天好生之德
憫形憂羸俱免卽發遣郭勛罪犯多端議擬不明令法
司同錦衣衛及科道查照言官前疏卽審確具奏于是
御史用亮等因劾鎮撫司指揮孫綱納賄曲庇刑部尚
書吳山袁養依違郎中錢德洪不諳刑名主事馮煥任
意供招與鎮撫司掌印指揮倪昊扶同推鞫故將勛重
情隱飾不究乞罷斥孫綱罰治吳山等孫雲等贓物嚴
追　旨下綱煥法司逮問德洪鎮撫司拷訊奪山昊俸
三月雲等贓俟會問奏治已給事中劉大直等復劾勛

求盡姦惡數其亂朝政凡十二事若請復太監鎮守

收領勳臣折俸用失事將官四途並用吏胥奏討外

衛軍糧私與侍將軍娶妻許令運軍夾帶乞充邊軍

橋刑擅更軍政與議葬督例選郎爲祖濫乞配享縣

令武臣乘轎皆見：章奏可徵者並列其榜發官軍數

多請併究問已都察院擬德洪罪贖杖還職　上曰刑

官不習法律必致獄情冤枉爲害非細非法司初擬勘

獄但知置人重典全不審究獄情何以厭服罪人之心

既令衛司寬刑散收如何又敢違旨卽與不領勑者罪

同錢德洪仍執鎮撫司再訊於是法司集各官會訊盡

依科道諸疏所指勛罪狀據律坐敍餘各擬罪得 旨
勛令法司詳議孫綱依擬并籍其家馮煥降邊方雜職
錢德洪革職爲民孫雲等俱發烟瘴永遠充軍家產沒
官未獲張維并夏錦等百二十餘人行所司嚴捕治罪
復命刑部以淹禁人衆亟爲問結 公張濬伯張鏞指揮
錢維垣夏勳等輸贓還贓餘如擬比法司再會官詳議
郭勛情罪仍依前律斬妻子給付功臣家爲奴財產入
官併追一應公私侵奪贓銀百有餘萬盡奪封爵鐵券
誥命其霸占强奪店舍莊寺等俱給還原主疏入留中
不下蓋 上本欲寛勛先示意免刑後示意家人孫雲

等免枷而廷臣甚惡勣盡法　上亦旋公論不即釋明年捕餘黨方七唐珠珊杖戍于槃人唐輔發口外而深尤夏言列其三罪此居一焉且日于羅百織則勣之獄固其自取而所由來抑可知矣高時考察當調外中旨降二級恭　上又以此意示群臣終無有請寬者十月乙酉勣死于獄法司以聞并列上應決罪囚　上憐勣并停刑而以前有　旨不許挨延逼近冬至遂指以爲罪下禮部參奏嚴嵩巳入閣尚管部事奏刑部尚書吳山侍郎葉相屠僑市恩廢法都察院右都御史毛伯溫左副都御史熊右僉都劉訒大理寺　卿戴金少卿楊行中

寺丞董冊曾守約同於稽緩刑科給事中劉三畏等失于糾劾均宜罰治而吳山事屬總領其罪爲甚疏入上曰刑賞大柄豈臣下得專觀此則賞者亦非賢善秋後決囚測度朕意賣法市恩且郭勛既問謂畧其不軌之謀不軌罪名古今無可畧之理既曰不軌却又擬案不合令死獄中是何律法通當拿問重治從寬伯溫金等各奪俸三月相脩各降俸二級留用三畏等各降二級邊方用山僞職爲民郭勛已死此事情未有發落令三法司擬議以聞於是業相等會議勛已瘐死亦足示懲原議妻子爲奴財產入官似應矜宥還官入官給生

賊房屋地土俱宜查照原案歸結除爵及追奪鐵券誥
命合行吏兵二部查議奏請議入從之并郭憲亦減死
發極邊永戍監死楊紹元錢俊民翁守洪等妻子財產
亦從鐲宥後二十九年准其子守乾襲爵

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四

朱國禎輯

外城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京師外城工完京城本元舊都洪武元年戊申八月二日庚午大將軍徐達取元都丁丑命指揮華雲龍經理故元都新築城垣南北取徑直東西長一千八百九十丈辛巳平元都賀表至京壬午改元大都路為北平府戊子命指揮葉國珍計度北平南城周圍凡五千三百二十八丈南城故金時舊基也癸巳命指揮張煥計度故元皇城周圍一千二百十六丈九月戊寅改安貞門為安定門建德門為德勝門　戊戌置洪武門千戶所永樂元年改北平府為北京　以上國史所書者如此可見元時本有南城因金之舊計可三十餘里則非今　大內之南城可知正南洪武門設千戶所今為正陽門東南崇文門俗稱哈喇當云海岱西南宣武門俗稱任城或曰順成舊本有麗正門疑即阜

成門有張掖門疑即彰義門東直西直二門不知是仍舊是更新至　文皇改爲北京重建宮殿大有更易勝國之舊略而不書亦因其所惟南城之起不可考嘉靖新築亦無一字之及今姑據國史書之其四郊如規者亦可略見防備也

先二十一年七月邊報日至御史焦璉等請設墩塹編舖長以固防守兵部議覆於各關廂盡處及沿門建立柵門墩門掌都察院毛伯溫等復言古者有城必有郭城以衛民郭以衛城常也若城外居民尚多則有重城凡重地皆然京師尤重　太祖定鼎南京既建內城復設羅城於外　成祖遷都金臺當時內城足居所以外城未立今城外之民殆倍城中思患預防豈容或緩臣等以爲宜築外城包絡既廣控制更雄且郊

壇在內 皇上事天愛民盡收入其中不勝大幸從之
勑未盡事宜會戶工二部速議聞遂定議覆請 上曰
築城係利國益民大事難以惜費卽擇日興工居民葬
地給外地處之毋令失所已而給事中劉養直言諸臣
議築外城慮非不遠但宜築於無事之時不可築於多
事之際且廟工方興材木未備畿輔民困於荒歉府庫
財竭於輸邊若併力築城則官民俱匱 上從其言詔
候廟工完畢行明年改[illegible]城曰鞏華合天壽山守備
爲一臨清南北要衝百[illegible]山東撫按城之二十
九年虜退築正陽崇文宣武三門關廂外城不果三十二

年三月給事中朱伯宸復申其說謂　文皇移都北平密邇邊塞顧有城無郭者則以締造方始未暇盡制邇因虜警　聖上俯僉言者之請修築南關臣民幸甚緣將事之臣措置失當毀居斂財拂民興怨且所築僅正南一面規制偏隘故未成旋罷臣竊見城外居民繁夥無慮數十萬戶四方商旅貨賄所集不宜無以安之矧今邊報屢警嚴天府以伐虜謀誠不可不及時爲之圖者臣嘗履行四郊咸有土城故址環繞如規周可百二十餘里若仍其舊貫增卑倍薄補缺續斷事半功倍良爲便計通政使趙文華亦以爲言疏俱下兵部會戶工

二部議　上以伯辰等言問大學士嚴嵩嵩言南京有
外城　成祖定鼎北京以草創未暇及此今外城之築
乃衆心所同累歲亦一勞永逸之計其掘墓毀舍等事
勢所不免成此大事亦不能惜臣詢知南關一面昨歲
興築工已將半若因原址修築爲力甚易且物貨湊集
虜所覬覦城之足杜不逞之謀　上曰　成祖時非但
外城未暇還有本重如九廟者今須四面興之乃爲全
美不四面未爲王制也嵩對誠如　聖諭俟部議上遂
行已會疏入具如伯辰　文華言命總督戎政平江伯陳
圭協理侍郎許論錦衣掌衛事陸炳督同欽天監官同

閣臣相度形勢擇日興工　上曰外城須四面修築以全王制一應合行事宜爾等其議處停當詳具以聞尋覆城外四面逐一勘度形勢參之堪輿之說就高增埤前方後圓應築城約七十餘里其城垣制度合用軍夫匠役錢糧器具興工日期及提督工程巡視分理各官開具上聞并將羅城規制畫圖貼說隨本進呈允之五月　上諭嚴嵩等曰建城一事固好但不可困力傷財枉作一番故事如下用土上以磚石必不堪又須圍垣以土堅築門樓磚包而後可此工一二年定難完朕聞西面最難用工茲經始不可不先思及嵩傳示在工諸

臣言重城四面原議用土堅築其垛口腰牆及各城
用磚砌惟西面地勢低下土脉流沙稍難用工宜
完南面由南轉東北而西以次相度修理　上是之
令嚴督工匠以漸修築毋致虛糜財力務求堅久是時
上慮工費重大成功不易屢以問嵩等嵩等請自至工
所視之隨上手劄言臣等今日出視城工時方修築正
南一面自東及西延長二十餘里詢之各官云前此難
在築基必深取實地有深至五六尺七八尺者今基築
皆已出土面其板築土有纔起一二板者有築至四五
板者其一最高至十一板蓋地有高低培墊有深淺取

土有近遠故工有難易大抵工板以後則漸見效矣
上答曰卿等以工議具聞謂委實難重然既作之必果
持久方可但土質恐未堅或曰且做看此非建大事者
所爲又或且仍以原計縮就止先作南面待財力都裕
之時再因地計度以成四周之制可同圭等一一詳計之
于是嵩會圭等議覆京城南面民物繁阜所宜衛護今
丁夫既集板築方興必取善土堅築務可持久築竣一
面總筭支費其餘三面應用錢糧多寡即可類推前此
度地畫圖原爲四周之制所以南面横濶凡二十里今
既止築一面第用十二三里便當收結庶不虛費財力

今擬將見築正南一面城基東折轉北接城東南角西
折轉北接城西南角併力堅築可以刻期完報其東西
北三面候再計度以聞報允十月工完命正陽外門名
永定崇文外門名左安宣武外門名右安大通橋門名
廣渠明年六月宣大薊鎮諜報虜衆入寇兵部請勑總
督戎政平江伯陳圭等部署營兵分屯各關廂待虜虜
果潰口入薄關廂則總兵將陳追勦于外圭拒守于內
中外夾攻務求萬全圭因言營兵素未見虜乞如故事
徼調邊兵四枝用爲先鋒　上是之令兵部議行部議
往歲調取邊兵以京師重城未完南關居民繁富開警

恐易動搖而圭是時總戎方數月將不識兵亦難責戰今屹然重城即足自固營兵操練日久又非不教之兵以此待虜虜必不敢復萌深入之計圭亦不必復借邊兵自衛且陛下更新戎政者四年矣正期營兵日強可以漸省邊兵入衛之費今大將方議出戰乃無一將一兵可用者是京營素十萬衆將焉用之況不守邊關而守京師又棄近郊不守而守京城撤門戶之扞而屯兵堂奧以為衛此逆鸞誤國之左計可復遵而行乎奏入得

旨爾昨言賊果潰口入薄關廂圭當拒守於内令又言虜必不敢有深入之萌詞涉反覆其意何在歲調

邊兵原爲入衛京師今旣稱當守門戶其令聽陳分布要害力遏虜衆使不得潰口而入陳圭止令防守京師後四十一年十二月工部尚書雷禮請增繕重城備規制謂永定等七門當添築甕城東西便門接都城止丈餘又垛口卑隘濠池淺狹悉當崇甃深濬　上善其言命會同兵部議處仍諭閣臣嘉禮爲國盡心令益殫誅爲以副知遇

朱史氏曰歷代相傳有家法有國法後嗣世守規模不甚相遠　高皇創業卽日廣聚糧高築牆緩稱王故初克和州便分工版築自後建都應天以次削平諸郡丁

此皆惓惓焉推之塞外如寬河會州莫不皆然承平既久漸圮漸縮匪但形勢隔遠抑亦物力艱難然于少保整頓敗局先復八城余尚書收拾河南多創牆堡城分為堡堡聯為牆牆又峙以臺因山川之險相形勢之宜綢繆牖戶綿亘萬里禦戎長策由今遡昔若合一轍虜至嘉靖最劇其備禦之法亦甚詳督撫中最著者劉松石翁東涯楊虞坡譚二華分合調遣與一切機宜因時變化有成算而無定形不可詳述惟守邊之槩起自京師南郭推及各鎮與兵車選練之制尚有可攷為文而存之亦一代創守之大略也

薊鎮邊防

虜苦北邊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其禍獨注于薊穿塞直叩都城攷薊北三衛西接宣府自開平失守衛兵移入即爲虜巢古北口原通開平相離不遠虜由獨石四海冶則犯密雲由青山則犯喜峰等口故虜一東向薊州即當戒嚴朝廷令宣府守臣自獨石遠偵或見虜大隊東行輒飛檄傳報使得先事設防密雲視諸道最要害簡馬蘭谷太平寨燕河營三路官軍千人先期訓練五月後游擊官統之赴密雲及石匣等處駐劄有警總兵官領三屯營士馬并赴爲三路聲援此二十五年派定

其年六月巡撫郭宗臯言邊牆之設乃一鎮藩籬而城堡則家室也未有藩籬之撤能保家室者今本鎮防守之法但嚴於城堡而踈於牆垣殊非擴固之策請嚴督官軍于邊關要地畫界分守有怠廢者罪視主將不設守備律從之再奏薊州爲京師左輔密雲之右古北口一帶廣衆可以直闖内地黄花鎮拱護　陵寢極爲緊切潮河川可容萬馬虜所必經非大益兵糧以守不可部覆添主客兵馬三萬六千簡精騎爲戰鋒餘皆分守隘口密雲兵馬僅萬有八百量調京營人馬二枝相兼防守薊州東路建昌等處雖臨朶顔三衛營堡聯絡原可

防守西路密雲等處直通開平邊外兵力單弱尤當虜衝往年酌量緩急移東補西爲權宜之術今東路往往失事似難全調宜於有警時令總兵率官軍千人西往合守餘皆存留東路再調大營二枝往順義懷柔等處駐劄操練以備密雲居庸及遮西三路策應京營將領悉聽巡撫節制允行十月奏所轄牆子嶺地漫衍請於迤橋谷增巡墩及管夜不收官各一其官多軍少孤懸難守若桃兒衝寨可併入鞦韆子關霄子谷寨可併入師坡谷寨井兒谷寨可併入大安口關小平安寨可併入黃崖口關遺下守寨官員回衛别用并酌量地勢更

調步騎皆報可二十八年侍郎范鏓經略潮河川居庸關等處事宜潮河川自先朝重關密戍防禦甚備再於古道門外蜂窩嶺增墩臺一座爲外屏潞濠設橋以防衝突川之西南兩山對處各設敵臺以控中流分内寨戍兵爲兩班番直鎭夷東西要害更于龍王師坡二寨之中加敵臺三座設卒戍之薊州邊鎭室於五里垜划車嶺开邊口慕田谷等地各設墩臺要谷紅土香爐石等地各斬崖塹若居庸關外口在宣府視爲内地在居庸則爲邊藩是以彼此推諉宜以本關東路諸口令宣府撫臣估築中路諸口令居庸將領分修東中北三路

諸隘賊牆墩臺鋪舍亟宜修刱其薊河營太平寨馬蘭谷密雲等路舊議修築未竣者計三千二百二十七丈有奇新度要害當修者自山海關抵南海口計四百六十九丈有奇當設敵臺四墩樓一鋪十二約工費銀一千八百兩有奇俱爲措發益本鎮一牆之外皆虜地虜爲土蠻往來窺伺東接三衛尚受我羈縻西則俺答領鈔宣雲薊鎮雖有兵不甚習勒又料虜各分部落未必大合深入也攷土蠻本元苗裔無名號可以統攝諸部獨自恃貴種不屑與伍諸部雖厭朝會尊事之即俺答彊盛未敢抗旣邊事棘俺答屢屢求款不見許至欲取土

蠻自效中國疑懼終不從于是復合而三衛又爲之道虜引而東其患日甚庚戌虜退即設薊遼保定總督起何棟兵部侍郎兼僉都視事議分薊鎮爲八區後增二區區各一參將領之又以本鎮選練未完始奏調邊兵二枝分擺會仇鸞用事通虜許于宣大開馬市虜蹂躪塞上且市且掠甚至欲縱入內地與之混戰三十一年八月誅犯喜峰口鸞悸疽發背死侍郎楊博兼僉都徃經略時昌平設都御史苦無事權百凡掣肘言于朝葺之山後通

七陵路徑移宣府速議修築黃花鎮原非虜衝反設參將當海所切近虜巢止設守備宜互換令其徃

來督理古北口潮河川及鎮邊長峪橫嶺三城虜入要害雖有亭鄣城垣而三城近虜再宜增置叅將益兵防守仍先檄提督時陳移兵二枝駐近地為援又言薊鎮往歲建議聽民間合數村築一空堡不惟收斂無及亦且勞費不貲乞如甘肅地方五七家共築小城中立一墩上益樓房天棚設攔馬牆塹壕懸置板橋大村令其左右夾峙各築二墩或四墩六墩隨處可築數人可守其費不過百金分置步兵與土人相兼按伏賊小入可以邀擊昌平等六州縣殘傷不能舉役乞發真定等府所貯民夫銀二萬兩助之俱覆允明年五月轉還朝虜

薄古北口霧潦河溢不能入時方會議督撫才品分去留棟致仕歸推博代三十二年九月乙丑東西虜酋把都兒打來孫等衆數萬自虎頭山突犯潮河川分攻龍王谷甎垛子沙嶺兒丫吉山等處總兵周益昌督兵禦之丙寅虜盡銳攻龍王谷甎垛子甚急一日數十進我兵憑牆擊之虜多傷者是日沙嶺柯嶺俱有虜攻其夜以數百騎襲孤山口俱不克丁卯虜大衆薄古北口攻牆百道並進博擐甲率大將以下分道登陴止宿力禦凡四晝夜不克退屯古城川次日復南駐虎頭山夜火光滿野連數十里博募死士執火器潛入其營中夜齊

發虜驚擾徹旦乃解去時警報沓至　上爲之旰食遣
楲衛卒徃詗盡得其狀甚喜發萬金犒守牆將士博益
□各服色衣一襲博𦘕人本兵代以王忬博憂歸許論
爲兵部尚書
三十六年四月虜酋把都兒由流河等口入犯永平遷
安副總兵張承勛戰死　上諭閣臣問兵部防所當預
者對流河口牆缺乘機入犯幸各墩堡聯絡不敢深入
二日即退　上問修牆果起何時　祖宗因革何朝爲
上對國初徐達既克元都即起古北口至山海關修關
隘以爲內邊　成祖於此建都益加繕治累朝以來凡

有欽差即為修築後又專設東西兩關巡關御史二員每歲閱視滿日造冊奏繳昨庚戌後凡近畿邊牆通議加修費銀百十萬兩古北一帶頗稱完固冷口并亦修畢昨賊從流河口桃林口劉家口入此三處衆謂山險賊不能到牆修將半不意賊即從此突入看來牆堅者彼亦各牆原分三等極衝次衝之處俱已畢工可恃偏僻處委未曾及今須嚴敕督撫官遍閱已修者增倍未修者作速起工務在責實兵部復條七事中以修牆充實主兵為首報曰薊鎮修邊已六年所費不知其幾今卻稱未完以致賊入督撫官怠忽誤事姑記罪王忬等

其亟最修築之數來則在鎮主兵郎召募補足以備戰守不得專恃入衛五月兵部奏薊鎮外隣大虜內護京陵形勢與他鎮迥異然他鎮皆設關隘如大同之三邊陝西之固原宣府之長安嶺延綏之夾牆皆據重險以壯形勢而都城獨無根本之地尚缺外障虜一入邊即闖門戶謾無限隔臣思渤海所之南山陵之東有蘇家口實爲扼塞之所自此直抵張家灣凡一百十里張灣至通州北塞籬村四十里有白河水深没馬可據爲守惟塞籬村至蘇家口七十里地形平漫最爲虜衝若多築敵臺界之以牆各設兵以守提督率所部邊兵與京

兵分營其地廣幾互相夾制卽虜潰邊而入必不至如往年直薄都城也疏入命廷臣雜議又令撫臣相地所宜皆以為可允行

二十七年許論奪職為民起楊博復任以牆子嶺白馬關修築卒皆苟且破冒公帑旋築旋圮逮先巡撫吳嘉會遣官勘明議處尋黜為民時右衞圍急留博宣大視事集兵齊進圍始得解虜仍駐牧近邊聲言欲犯獨石獨石孤懸乃虜入宣府趨薊鎮之路朝廷每歲發宣大兵戍薊鎮名為入衞專備關內陵京有變聽薊鎮總鎮官調遣不佐關外之急又宣府邊外屬夷日求內徙撫

臣議處之輕遠堡中事久不決博謂大同禍已燃眉當
狀一時之急宜薊患在厝薪當圖萬全之計建議於獨
石城中選謀勇為衆所推者委之守城薊鎮入衛兵俱
聽官大督撫便宜調遣互相應援屬夷來降者厚其賞
給不得縱之入內從之悍又奏薊鎮古北諸口川原平
曠無險可守獨恃入衛卒擁護陵京奈何聽他鎮調發
上曰舊有旨令薊鎮練兵分區以守今八年矣一卒不
練每遇防秋不過多調邊兵此豈遠謀況彼此紛爭令
兵部詳議以聞部覆本鎮原分區數皆有額兵今缺伍
數多詔着兩關御史王漸瀟九峰親詣查補　上曰薊

鎭不遵旨練兵而恃調兵幸虜不至輒相玩怠今諸兵頻年遠戍人情不堪糧餉多縻歲復一歲何時而已該鎭原分各區人馬兵部可遣郎中一人與巡關御史備閱兵數多少操練與否期一月還奏今秋防已迫其嚴責王忬歐陽安等尅期操練防禦毋再遷延其各邊兵馬明歲量爲减調𦺇等可酌擬額數以聞忬又援去秋例請復調遼東步兵萬二千駐馬蘭石匣以備灤東又議以宣府遊擊張鈇大同遊擊周邦分守古北潮河以當衝險　上曰往年調遼兵多致失事地方官得以藉口今又議甚可復詣兵部其與科臣再議旣而部科

議上皆言宣薊二鎮勢無偏重請量調遼兵以守哉輔欽等所將入衛兵於關外懷隆之間防獨石而命大同入衛遊擊趙伯勳引兵駐昌平專護陵寢庶東西有備可保無虞有旨遼東兵准量調四千人餘俱如議時唐順之家居久有重名起南兵部轉北署職方郎中事推往還奏薊鎮兩關十區馬步官軍原額九萬一千有奇見卒五萬七千有奇逃亡三萬三千有奇昔漢光武以漁陽突騎定天下唐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常虎視河北古所謂其人慓[illegible]勇悍而沉鷙即今薊鎮之兵也以臣所見不惟尺籍耗減非復往時之舊即見在守邊者

除各關寨夜不收千餘人及三屯建昌兩營古北燕河兩區巡撫標下民兵射手數百人之外皆羸兵憊馬朽甲鈍戈徒糜廩餼不濟緩急之用故往年庚戌虜變及近日寬佃流河之寇土牆之寇至於近畿宣遼遠徵延固以禦之甲冑蟣虱於道途杼軸匱竭於轉輸蓄積槩之極其勢不得不出於此然事起一時本非經制練主滅客 聖諭久頒不謂歲以徵發爲常使鎮兵置而不理誰之咎也今日權宜且可獨責鎮兵以爲守量調客兵以爲戰待鎮兵練成一部即減客兵一部至於舉軍盡練更議免調目今軍額既寡練習不諫所據總督王

忏總兵歐陽安巡撫馬佩及諸將領袁正等俱宜坐曠職誤事之罰疏入旨下該鎮缺兵至三萬不補一卒不練督撫官所理何事兵部從實叅看以聞給事中王文炳等因言有兵則有糧今兵多缺伍而糧無減額乞并清查以懲欺冐章亦下兵部於是部擬王忏等分別罰治 上曰薊鎮兵馬缺弱已極督撫不問殊爲負恩王忏歐陽安姑降俸二級留用嚴督將領取見卒實練務堪赴敵每歲五月奏請遣官閱視期以三年有成計功行賞否即參劾 上因問內閣邊兵入衛起自何時何人建白大學士嚴嵩對祖宗時只有調土兵赴各省殺

賊之例並未有調邊兵入內地者祖宗四征不庭及各邊有警皆發京軍至正德七年流賊猖獗攻陷山東河南州縣始調邊將許泰郤永等領兵殺賊邀而彬就宣大兵至京邑　武宗南巡識者憂之云使此輩入窺京畿其弊必驕橫輕內地矣隨大同叛軍之變禍實由此庚戌後逆鸞奏遣御史四員分往各邊選兵入衛每歲共十八枝鸞自管領防護京陵未日守薊鎮也至何棟任總督奏割鎮選練兵馬未完暫借二枝防守待薊鎮兵練完即撤還至王忬將邊兵盡調赴薊鎮分布擺守各牆去歲則又將遼東全鎮兵馬盡調入關以致賊乘

虜犯遼搶殺一空調邊兵之由始此今年復一年調之不已由薊鎮邊備廢久互相因循耳 上本超拔𠆤望以任事至此大不樂順之復條薊鎮兵食九事其爲補兵言者凡六其爲築牆工食及邊糧言者凡三補兵六條云一清弊源以收逃卒今邊鎮窮軍生計惟月糧而有司升割斗除以充撫賞之用衣糧既不滿望工作又盡其力在人情既所不堪其奔竄亦無足異若夫石塘古北衝虜苦寒資生之計全無哨守之勞獨甚而給餉與它軍等故逃益甚且國家傾內帑以供邊歲出築牆銀數十萬兩撫夷三萬兩不啻足矣而又以之累苦衛

兒坐耗伍籍臣不知其說也自今以後凡操練則一身不能兩役臺墻工役自須別議至於撫夷支費宜令督撫別為區處一不煩軍使此貧寒之卒每月得私其一石之糧保其妻子而以其暇日專攻練習自然逃亡可省而武藝可精矣至於京邊折銀皆六錢五分而薊鎮獨四錢五分尤為偏刻蓋始因米賤節減原非經制宜令戶部量視該鎮窮邊塞瘠之地照例給銀六錢五分其餘近內營屯土沃米賤自應如舊此於司計亦無大費若必謂銀不可增則如前時總督楊博所請鎮邊橫嶺例悉與本色亦是一策否則雖自計摽縛而軍之去

者日甚矣一專責任以嚴勾補薊鎮發內地衛所之卒以戍邊關必邊關衛所氣脉通貫而後軍令可齊一也今軍士逃在營官則諉罪於衛所爲淵藪在衛官則歸咎於管官之股削各執一端以相枝拄是以彭財莫究而伍籍日虛宜特敕兵備官得兼制之營官以逃軍多少而輕重其罪衛官以補軍多少議罪亦如之又併論補軍與逃軍之多少以爲兵備之功罪其補軍之法逃軍先本身故軍先子孫不足則均之同族不足則均之同伍均之同隊以至通一衛之餘丁而補之又不足則取之賊操正軍於勾補之中寓選充之法務取盈原

額而止一定班戍以便人情夫古北石塘一道最以近境被虜採募遠軍當時採者迫於令而不敢不行募者貪於利而不顧其後及至戍所露居旅宿勞役饑寒還代無期貲送不繼始而潛逃馴致久逃拘解類仍往來煩擾益拂人情不便是以法禁雖行臣反覆審度揆情審勢求所以通變折中兼利軍國者有一道焉凡戍卒係六百里外者或分爲兩班一班備春一班備秋或并爲一班半年戍操半年秋戍既可稍近人情又不改移原戍庶獲實用兼可以行月戍軍在衛則食減支六斗在邊則食行糧四斗五升是一年止食半軍之米在邊

扣其餘米亦足雇募半軍待本處募軍足數更議改編其近戍在五百里内及額軍不係招募者無得援此爲例一處民兵今薊民力已竭役無可加而卒伍方虛又當亟處臣考永平舊無民壯正統末以備虜設二千五百人今宜以本府被虜之所設復爲本邊備虜之用無事則州縣駐操有事則調赴所近邊關協守通計永順二府可得民兵六千人又山東有馬民兵三千人本爲薊鎮而設今暫用南征事已須還若不用其人而征其費以爲本鎮雇募之用可得七八千人又薊鎮舊有歲例減存民壯工食不知積之何所得三萬兩足募三千

人凡此皆官不增糧民不增賦而坐得兵萬餘人甚便計也一處募兵軍中欲得驍勇必以召募召募之法莫善於遼東先立招首而後招軍視其招多寡而輕重其賞逃亡則於招首責補又往者兵部募餘丁於延綏原議四千五百人因事急止募千五百人薊鎮兩年多賴其用宜如原議募足其數可當延綏正兵之調又遼東流民苦於無食若募三千人可當遼東正兵之調又各邊將臨陣全藉家丁居則同苦樂急則共死生彼軍士有急鳥獸散耳逃軍缺額在百名之內者得令家丁充之而食其食焉至於近塞土著丁健堪戰守者立為保

伍給以塞下之田廪以鉄軍之餉任其耕作有警則藉
而用之此召募之道也一處班兵薊鎮主客若足原額
將及十萬即令月糧半折亦須米六十萬石歲歲轉漕
胡以辦此臣嘗計之客兵每歲防秋四月行糧一石八
斗主兵一人歲月糧十二石出戍百里行糧又在其外
主兵一人之費足當客兵七人而有餘馬亦如之然則
調客代主他處之增費薊鎮之省費也補主代客他處
之省費薊鎮之增費也若欲米不增額兵不遠調惟是
班軍可以經久臣閱薊鎮天津河間等衛春秋兩班軍
已有二萬二千八百餘誠於京班中或原衛餘丁務足

三萬人以充鎮兵此則糧不增而兵足可久之道也其
築牆工費及邊糧事宜三條云凡築牆工費令順天八
府撥工民兵遠者雇役近則派夫以派夫計之每夫月
給銀二兩若派百夫計費銀二百兩所百夫築牆月以
二丈為式仍給布鹽菜米十兩以雇役計之每牆一丈
費銀十五兩則派夫二丈之費可得十四丈矣今槩以
銀雇募則官得七倍之贏民免去家之擾其利如此一
復本色以存久計薊州倉糧遮洋總二十四萬石本無
折色正德末始議折十萬石嘉靖十二年又議折四萬
石其時建議之臣偶見一時米賤輕議變法不慮歲無

常稔糶無常賤今年灤東饑一石折色曾不足以糴四斗諸軍困矣又況昔者薊鎮無大寇聚兵少故減米增銀猶謂爲宜今聚兵至十餘萬歲費銀七八萬而米石不及十四五萬一旦告急無所糴買不得已則乞運京師脚價轉多騷擾尤甚非得計也故臣以爲復本色便一處轉搬以便支給灤東之軍舊於永平山海等倉支糧後海運罷始移薊州去灤東遠者五百里故軍有轉輸之苦而屢有乘間之入徒以戶部惜脚費耳臣計灤東須米三萬石自薊州至永平脚價可六千餘兩而足國家歲爲薊費百萬而乃靳此百分之一乎宜置一戶

郎分司於永平使與薊州郎中相爲首尾增脚價六千
兩兼灌輸本折便又臣所謂脚價者非必歲歲用之也
灤東率十歲九豐豐收之年不必運米但取銀於薊而
糴二萬米於永平則脚價亦省即以所省復糴計十歲
豐可得米十四五萬石賤糴貴糶收其羨利還充脚價
而本米貯在十年之後所謂歲增脚價亦不必用矣此
亦富邊之一策也順之又上練兵事宜因言陛下於貢
馬賞賜之外歲發銀三萬於薊州爲撫三衛之費然北
虜信使無日不在三衛荅自嘉靖二十九年以後俺北
把都兒打來孫二虜收屬東夷而居其地遂巢遼薊之

間故往時虜止寇秋令兼寇春皆諸夷陰爲之嚮導耳
夫中國之於夷狄譬大家之於盜賊不慮其強而慮其
近近則我之防備無休而彼之抵隙又便流河寬佃之
失可鑒也宜令督撫諸臣深慮熟計捐財帛以結其心
假兵威以奪其氣時用秘計以携其交縱不能以夷攻
夷亦可使必爲我耳目而不爲虜導疏入俱下所司議
覆既與其石塘古北二虜戍卒如遇凶年穀貴許於下
半年折糧銀內計直量加行漕運衙門剋期修補運船
以爲全復本色之地得旨允行順之尋入浙與胡宗憲
軍事然土兵雖練積弱之餘卒難驟振練未幾虜已臨

邊所調客兵各自一軍以戰不用命且不可用以守則
號令數易奔走支吾備多而力分兵日益餉日糜　上
日益憂勞切責時有不測下日益踢蹐而竟相伎莫得
要領
三十八年二月虜酋把都兒自潘家口入進逼三屯營
駐內地凡五日始趨鮎魚關大安口而遯　上日前奏
調宣大各處兵馬入援數多如何又令虜得入境撫臣
降調總兵逮問并逮督竟死楊博尚在宣大復移往代
平召回部復許論原官往薊遼
三十九年虜寇薊西禦之不得入許論奏禦虜之策無

過守險當於各口關城外虜所入之道對築戰臺二座
或地形不均相其所宜量爲增築臺之去牆二十步而
近每臺置軍十人輪月戍守設火器于上賊至以火器
夾擊其臺令各處善地與內守者相爲表裏斯門戶永
固堂奧亦安乃即鎮西黃花等五區鳩工先築太平以
東漸次舉行職方郎王叔杲往薊鎮閱視練兵還奏本
鎮舊兵疲勞饑渴弱而不可練新兵烏合應募驕而不
服練鎮邊城昔家寨大水峪遊兵皆客居坐食冗而不
必練今當先擇主將　上曰薊鎮練兵三年未有成績
姑俟明年閱視

四十年許論奏宣大督臣李文進建議與薊鎮相關者
三事其一謂增修白龍潭等處防守已下鎮巡兵備按
地岡險調兵嚴備矣其一欲於陵寢後山岡險築垣如
邊牆式但禁山地脉所經即使勘議可修仍須請欽
天監官相度無碍乃敢議舉其一謂南山聯墩不足恃
欲別修牆設軍益自庚戌虜變後一有大舉聲息即先
發南山常欲建牆爲守而因軍力不繼乃設聯墩相去
百步中界以虎尾牆上設十人守以火器遇虜薄牆兩
墩交擊虜不敢近三千軍人已自足用今以歲久稍有
廢墜便謂墩不足恃增修牆壕則當益至萬人糧餉器

仗所須不貲力未易辦莫若仍舊加修似爲便計從之其山南山北事宜下兩鎮各從宜爲守兵部慮虜潛形不露謀窺薊鎮上言今之九邊大率以薊鎮爲重蓋腹心既安四肢自無可慮必宜大先驅之于外獨石謹探之于微昌平居庸黃花鎮三區與宣府懷來隆慶永寧四海冶相爲唇齒事在兩鎮未免自分彼此宜令相機策應但使虜馬不能近關即爲首功仍于年例外發銀四萬從之虜酋夏月會駐青山之後謀甚亟郎中許汝驥閲視還奏薊鎮選將練兵可以禦虜其說既施行矣而戍效未睹其弊有六將官私役買閑弊一精卒健馬

多選爲大將親軍獨遣老弱守邊弊二科歛無藝弊三麼附將官冗食皆取之軍弊四屬夷被賞無厭弊五給餉不時弊六下部覆列十四事附行俱如擬八月虜六萬騎犯居庸岔道口官軍禦之總兵姜應熊先進遇于內滿虜縱騎圍之應熊身被五創墮馬胡鎮麾所部兵力戰射傷數虜奪應熊以歸虜遁去　上諭輔臣虜入已久各邊小有備賊稍知畏諸城堡可遍給火器以禦兵部言今歲虜謀異常志在畿輔各區嚴備虜遂西行總督楊選條地方極弊十五事中言薊鎮防邊固不容一虜之入然果修築城堡使處處可防居民隨地挨伏

兵馬不惟坐制零寇亦且豫伐虜謀今乃泥于前說堂
堂之謀棄而不講謂何蓋所選重在城堡敉舉條陳一
味以餉不時兵不振爲解　上亦以邊兵之調終屬權
宜練主兵爲急兵部亦請免延綏調兵責成本地訓練
漸爲減撤遂京營兵爲八部部足三千騎居十一傳報
步居十九列守畨成居庸令封疆之臣按行塞阨之外
相地爲守毋恃邊牆爲固仍優哨探之賞倣甘肅墩院
之制設險預防山海關一片石等地去薊鎮數百里軍
士給糧不便當隨宜酌處皆允行選又言主兵多缺寡
兵多逃哨探不實馬匹不壯皆因芻糧不給所致　上

嚴諭措處

四十一年八月楊博言各邊有警薊州山西爲急在薊鎮則畫地分區步兵列牆拒守騎兵按伏應援以守爲戰在宣府則山南山北增布兵馬在大同則遠哨廣備淸野堅壁在山西則嚴拒楊方等口在保定則分防紫荆等關以戰爲守又獨石三間房白草川爲虜入薊之路宜責守將哨探馳報又畿輔有警各兵不能卒至勅宣大總督移駐懷來以備南山宣府鎮巡官移駐隆慶以便星馳抵關大同鎮巡官移駐懷安以便馳入居庸山西鎮巡官移駐廣昌以便馳入紫荆宣鎮保定巡撫

移駐易州總兵官移駐浮圖峪以便馳入涿州仍於京營選精兵堪戰者以備調發

四十二年五月總督楊選質夷酋通漢父子十月丁卯虜自牆子嶺潰牆入大掠懷柔順義等處我援兵亦集兵部分布護守京陵諸將胡鎮等皆力戰孫臏死之虜値風雨又各營相拒撲打不得逞遁去選及巡撫徐紳俱得罪選坐市斬流其妻子紳謫戍未幾薊東復報虜儆 上以虜中內逆多于諸賊問閣臣京綠宜整虜亦不至四十三年各邊俱安增其年譚綸撫福建戚繼光總兵連擊倭大破之復興化城諸督撫中復有言邊牆

力分不若聚兵決戰下部未及行四十四年虜稍犯遼東宣府薊州邊將有敢死者有報捷者嵩嚴嵩旣除徐階當國踈路旣清軍政漸肅我邊備頗嚴士亦益習虜各出搶巢有功虜亦憚不敢深入非復向時之糜爛矣

隆慶元年九月虜破石州東虜寇薊鎭黃台吉窺及陵寢皆深入久停　上日講畢問閣臣邊事命條東西兵務徐階因集議列十三事以上召綸囬兵部繼光協京營戎政階之言曰用兵必審地利薊鎭天險可固當主于守修邊之工必不可廢然虜狡計百出率數歲一大

人又不可專恃守而不習戰比歲地方失事總督身受重辟總兵反得漏網貪祿復用以故議者遂欲專責總兵殺賊是矣然主將所以能制偏裨與偏裨能制卒伍者號令嚴耳今總兵每臨陣不能僇一部卒而副叅游原受總兵節制兹與總兵各領兵三千無異寮寀如此令安得行宜立定制臨陣退縮者總兵叅遊得斬把總以下叅遊副總許總兵勸死狀報總督奏請仍定文武相見成規無得輕淩辱將領侵奪職掌至軍士在薊鎮者既役以修邊不暇練各鎮專恃家丁所部卒亦不及練以此禦虜宜其不格須將所部清占冒汰老弱選敎

師倍糧餉演武藝鑄重火器而又團民兵以固戍守處
久任以責成功廣招納以散虜勢庶幾可望有功　上
久之于是改綸總督薊遼繼光練兵薊州則隆慶戊辰
春夏間事也綸至鎮上言今之策虜事者皆曰乘障固
設險然計薊昌十區之地東西二千餘里見卒不滿十
萬半皆老弱又分隸諸將散布各區率畫地數丈而守
一軍虜以十餘萬衆攻我一面衆寡強弱遠不相侔欲
虜勢不張不可得也故言者亟請練兵誠為上策然行
之有四難虜長技在騎我馬弱不能敵非車不可禦虜
勢既重吾即車戰不過三萬人此三萬人原無見伍勢

不得不召募召募必取強壯既無素養之恩有疾飄死又無歸老之計用車便無馬料自非稍優軍食必不樂從計三萬人人月給銀一兩五錢歲費五十四萬司農告匱是一難也燕趙之士古以爲彊今以屢衄而弱必募吳越閒習戰之卒萬二千人雜教之方可有成此萬二千人者臣與繼光召之可立至用之可立效事完可立遣而時方謂用之不可北散之不可南慮無不他是尚以臣與繼光不可信夫不能信也尚能任之專哉此二難也軍旅之事務在威嚴邊人素驕驟見軍法必至大駭且去京師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癈功

且釀他患此三難也我兵素未當虜戰而勝之虜不心服能再破之乃終身創矣第慮忌嫉易生不能戮力再舉奇禍或至昔年覆轍尚可寒心此四難也臣熟思之不如姑就見兵講求戰守之策除乘障應援者皆如故合臣標兵及各營兵共十枝凡三萬人列三營分爲三軍一營駐密雲一營駐遵化一營駐三屯中軍屬總兵郛號左右二軍仍用叅遊各一員訓練專待戰仍付戚繼光以總理薊遼保定等處練兵總兵之職巡撫劉應節專任提調臣實總督之每遇春秋兩防三營兵各移近邊兵備叅政監營監紀臣與應節繼光往來督勵小

誓有禦大入併力務各負牆以戰遏之邊外此爲上策
萬一乘虛潰入亦願　陛下少逭罪誅聽臣等決二死
戰收桑榆之功亦不失爲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
能戰掩取微功苟圖塞責是爲無策至中國長技無如
火器欲練兵三萬必得鳥銃手三千爲衝鋒而勒習邊
人非退之一年不可令防秋期迫請遴取浙兵三千以
濟一時之急期三年俟邊軍旣練散遣願留者聽疏下
兵部主其議請命繼光仍以署都督同知總理薊昌保
定練兵事務總副參游等官凡受總督節制者并受繼
光節制仍統于總督給　勅書符驗關防旗牌又請遣

錦衣衛官二人往薊鎮爲統手三千人參將胡守仁李超將之而北無誤防秋得旨繼光以原職總理練兵事務秋防已過所取南兵令巡撫趙孔昭責令守仁超選募督發不得遲怠致誤軍機六月綸再上分立三營事宜遵化永平遊兵二枝合巡撫標兵一枝爲遵化營巡撫劉應節提督之建昌遊兵一枝合鎮守標兵二枝爲三屯營總兵郭琥提督之振武石匣二營合總督標兵二枝爲密雲營繼光提督之各以兵備監紀其遵化三屯二營仍繼光往來督理悉受制於總督不得矛盾同與當春秋兩防之時各屯要地如永平一區有警則

遵化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薊州一區有警則三屯一營禦之遵化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密雲一區有警則本營禦之三屯遵化各出二哨應之兵皆據牆爲戰以拒虜不入爲上功其或一面失守致虜潰入則合三營之兵併力奮擊務收全捷又言薊鎮補練主兵將以罷調客兵行之已踰十年主兵竟不能充客兵終不能罷何者任之未專而行之未實也今臣與繼光專任其事勿使巡按巡關御史攙與其間俟三年補練有成然後遣官閱視補得主兵二枝即罷調客兵一枝補得主兵一萬即罷調客兵五千

責任既專功效自著比之頻年虛應故事不可同日而語矣疏入報可已而巡撫劉應節言薊昌十路惟永平一區最爲單弱宜厚集兵力以圖固守不當以其去京稍遠而秦越視之宜於振武建昌二營各設副總兵統領訓練庶聲勢相聯體統亦無所紊　上曰練兵乃禦虜要務督撫官宜協力斡理副朝廷委任應節所言分營訓練與譚綸原議不同未見同心爲國之意秋防期近其令會議詳確以聞應節乃不敢言而巡關御史援舊例以爭亦復之三年正月繼光疏論薊鎮兵雖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何謂

多亦少薊兵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於將門老弱僅以充伍一也邊關透迤既鮮驛遞使者絡繹將士逢迎是叅遊爲驛使而營堡皆傳舍二也賊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無救於事三也遠軍邊軍散漫無統約束不明四也臨陣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不擇衝緩備多力分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虜至無常諸將不能分身隨禦侍乘障卒耳然恩威號令素不足懾服其心分數刑名又不能稽齊其力故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不能用二也棄土著不練三也入衛之卒嫌於非屬無有紀律四也順天八府

班軍暨民兵四萬人各一心五也將以驍勇為上然驍勇者止一人敵將既不練何以練兵方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夫射打軍中之事也徒有虛聲實未中的且一營之卒為銃手者常十七兵法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棄而不講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當皆置之不問二也弓矢之力不強於賊反以資賊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觀且不美實又安傅四也閱之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劃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

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田臨林薄蒹翳
邊上之形也虜入平原利於車戰虜在近邊利於騎戰
虜到邊上利於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延邊兵僅習
干馬未閑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發嘖浙
江思用浙人有以也今各區及各標下兵在在散守勢
不得總練止總督標兵三枝付臣團操而浙兵三千分
發十區隸臣標下者數百耳臣無兵可練何職之能修
況官銜出於新設邊將濱而不協萬一有失百口何辭
願　陛下更與臣浙兵殺手三千鳥銃手三千或於西
北召募或就薊鎮摘取須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

臣統領車騎各練軍中所需皆宜處給方今朝議紛啖

難於改絃而臣擁重兵易生嫌貳請設監軍科道官一

人督察行事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章下兵部謂

薊鎮既有總兵廼繼光又爲練兵都督事權分而諸將

懷觀望之心請取回總兵郭琥獨任繼光盡薊鎮十二

路事皆責之使無他諉其督撫總兵宜令互相應援不

得各分信地監軍亦可無設第以其事屬之巡關御史

便　上是之召琥還京改繼光總兵鎮守薊州永平山

海等處地方奏內事宜除南兵勿調餘恐下督撫詳議

又奏薊鎮邊城延遠乘障疎潤防守甚艱宜擇要害

酌緩急分十二路或百步三五十步大牙叅錯築一墩臺共計三千座計每歲可造千座每座可費五十金高三丈廣十二丈內可容五十人無事則守牆守臺之卒居此瞭望有警則守牆者出禦所分之地守臺者專擊聚攻之虜二面設險可保萬全請發銀五萬兩給費從之而張居正請　上大閱其年罷太監閱視至秋行之

軍容甚盛繼乃一一條析繼光所奏以上中言募兵之說有五一曰議班軍班軍本備十二路修守之事項臺工日不暇給宜稍增其數自乘障之外使恒餘六千人付繼光練練精即發防守又取六千人練期三年番練

數萬之軍盡成精兵而止第此六千人别難取盈宜於河南山東京操軍內再各請發三千人照例改定春秋班每年依期赴鎮二曰清查衛軍故事鎮巡官詳于本戶正軍而畧于餘丁宜稍更其法僉取餘丁補伍三曰勾攝逃軍南直各省不必言矣顧法行自近當先令畿內八府嚴責勾補每歲以數多寡為殿最四曰廣召募每路將官各給募兵銀一百兩二鎮守總兵各六百兩聽其自募充補額軍之數而各路見軍有不樂原伍詭名應募者宜重禁之五曰議行糧土著之民不利為兵而為兵者惟各標下有行糧之資無修邊之苦故應募

有人爲今之計宜將新募新補之軍以萬人予戚繼光三千人予楊四畏各充標兵訓練給以行糧至車騎合練之說太公兵法易戰一車當步卒八十人一騎當步卒八人險戰一車當步卒四十人一騎當步卒四人今薊昌二鎮所謂險地易地在在有之可練爲兵車七營每營用重車一百五十六輛輕車二百五十六輛步兵四千騎兵三千駕輕車馬二百五十六匹分東西二路是十二路二千里之間有七營車騎相兼卽有數萬之虜無能爲矣或疑虜騎疾車步遲不相及夫用兵之法有分有合車七營豈聚爲一處必以半合戰半出奇追

奔遼藏及險地用騎與輕車阨塞用重車迎擊及易地則合用輕車騎縱橫聚散無所不可況虜馬爲我車所縶勢不得疾而我步戰長于火器以車馬爲衛足可遠施此車騎合練若用者一也行則爲陣止則爲營人馬便安不假壕塹爲固堪用二也車不須食步不須馬以車爲蔽步又半不須甲省費甚鉅堪用三也虜入內地守以兵車則不敢分掠不敢久住堪用四也若夫鼓舞犒賞兵車火器之費則古云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請令繼光每歲得支銀一千二百副總兵各二百不足則稍加原額勿令過侈使其可繼至於兵車火器

已經工部給銀製造然尚未能充實數宜亦取盈於犒
賞銀而犒賞銀存者止數萬速宜催足其七原內四事
如役占遞例驛遞騷擾家丁偏重守險不明臣等得以
便宜處分至於六失四弊一言以蔽之皆坐將不得人
今繼光為大將臣等又議設副將擇匪將則諸事可以
次舉惟在　陛下精選寬其文法使得自効巡關監軍
之設則逃亡之額既難以取盈訓練之法半奪於工役
行之數年竟無成效諸將畏罪曲事彌縫況較羣衆於
一日程工能於一技何足盡兵事而益勝算也宜令御
史無拘常法專較射打優劣及補練多寡之數庶事可

責成而臻實效疏入覆議俱從之五月因奏山海關乃
薊鎮咽喉守備權輕請改設參將劄一片石所轄三道
關守見終二堡隸之見兵甚少宜令參將自行選募以
備戰守允行而臺工初興雜屯客官軍築之事在創始
號令既新人情競勸務從堅壯重以道里遠近險易不
同原估不足議增犒賞銀十兩猶不足于要路築千六
百座以原議三千座之費給之議者遂謂建臺未能阻
虜先伐沿邊樹木是臺工未睹自撤籓籬如昔年胡守
中故事非非計綸乃直陳本末求罷請遣大臣閱視臺誠
無益即治臣之罪如臣謀未左猶望責當事諸臣匯而

成之詔以堅持初議毋惑人言獨都給事中溫純言邊事可慮謂士兵未練敵臺未成有積弱之勢即兵練臺成一旦代去致廢前功誰與善後于是議定久之畢功頒賞時綸已入理戎政加兵部尚書視事繼光左都督而車營已先就遼東都御史魏學曾亦行之廣寧車倣偏廂之制每二輛中設拒馬鎗一架塞其隙車上下用絲絮布幃障之避矢石每車載佛郎機二杆下置飛砲快鎗各若干所練卒皆可用虜憚不敢入其孫那吉來歸執叛人以獻邊事以寧五年三月起少傅吏部尚書楊博于兵部陳薊昌二鎮秋防事宜一定戰守令之議

者咸以守牆爲怯言之可聽而實無少效或欲牆外邀
擊猶害七而利三或欲牆內奮擊則利一而害九矣盖
因牆拒守所謂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名雖守實則戰
也臣總督時嘗拒東虜打來孫十萬之衆于牆外 先
帝誤以爲功錄臣臣益習薊事以爲當守牆無疑借令
潰牆而戰雖有功下矣况未能戰乎又敢必有功乎今
加以重臺益爲險固宜令邊臣敢有訛言惑衆破壞守
牆守臺之說者以軍法論一明應援夫薊鎮之兵雖已
分布而鄰鎮之援猶須預擬宜令遼東保定宣府各部
署人馬謹偵土蠻若犯薊鎮則各巡 撫自守遼東總兵

李成梁由山海關而西李勇由保定而北趙嵐由居庸
關而東總督王崇古亦入關應援率以保護　陵　京
爲主至於宣府大同之鎮城陽和之會城仍多留兵將
以防西虜之反側一申駐守近者大學士高拱等題註
本部侍郎四員各有專責第所統之兵尚未定擬令劉
應節等先期部署兵馬聽昌平通州駐守二侍郎調度
二侍郎亦宜赴所分地先期經畧事已還京一處京營
往者薊鎮有警往往撤城守兵分營城外甚爲末策宜
令顧寰等不時操演營兵畧照內城外城之規分別信
地毋張皇以致人心驚疑亦毋疎畧以致事機乖刺此

外每門量留精兵備臨期調遣一 諭屬夷朶顏三衛陽順陰逆宜乘俺答效順之際使邊臣馳檄諭以 朝廷威德破其交通土蠻之計其廣寧開原馬市夷人曉諭亦如之一 修內治夫臣前所陳者不過防秋權宜之計若修內之策薊遼保定三鎮與宣大七鎮皆須一體整飭容臣等將閣臣所議備邊八事下總督等官隨宜修舉候次年十月以後分差大臣通行閱視果有成績視擒斬劄行賞若復題獎與失機罪同仍 賜勅總督鎮巡勅諭一 道許以便宜行事大率薊遼二鎮虜警未息比之宣大七鎮保定一鎮邊情稍寧者不同閱視大臣

至日亦當稍從寬假允行而薊遼督撫劉應節楊兆言薊鎮主客兵在繼光添調南兵一說持之甚堅前總督譚綸亦斷以為可行今邊徼稍息第當散遣其慓士願歸者而更募紹寧金台兵補足九千之數發浙江庫貯減兵銀人五兩以給其家不給行糧到薊之日每南兵增一人則鎮兵減一人即以所餘糧草充餉如議行六年浙江巡按謝廷傑言浙中民困水涝正賦多逋儲蓄空虛壯丁遠戍萬一寇至可為隱憂且今薊鎮徵兵八千費安家銀四萬載送之舟八百倘閩廣間復有此請徵費愈多驅深耕易耨之民驟帶牛佩犢之俗以下農

計之萬人從軍五萬人無食從軍既久不習為農他日
戍歸必群起而嘯聚故金衢溫處間強禦之夫根連黨
結非獨浙中之憂亦天下之憂也臣故願罷客兵以恤
疲省昔浙民嘗苦倭患矣談戰則股慄拘之即戎如就
死地妻子號慟而別無何遂以應兵為奇貨而天下往
往多稱浙兵夫浙故無兵其以有兵名自勝島夷始也
他省故有兵其兵不可用由鼓舞之無具也況北人剛
勁有膂力乃謂無兵誰其信之假能以待浙兵者待本
土之兵當必爭先獻技希賞圖功不尤勝於浙兵之可
恃哉臣故願練土兵以濟實用　上是之自是不復增

調而人猶時時口實有警即言浙兵萬厯壬辰寧夏之
變浙撫自發千兵往佐受賞末年廣寧之役有棍徒賈
祥假兵部牒募浙兵二千撫按皆不能察亦不聞轉咨
兵部覈實措餉給之沿塗刼掠至蘇州巡撫勒兵城外
護送市民各以小舟載米鹽雜物沿塗平易不許登岸
遂得無擾渡江事敗其衆皆散祥下獄復得出投山海
關被廌薦内有要人主之以其矯　旨召募才果不凡
附于使過之意也而兵律之弛亦可槪見祥偉軀在杭
城兩人扶腋而行瓠落無用之物一見可决内外俱礙
要人不敢盡法兵爲兒戲一至于此巳巳冬　犯都城

徵援兵三千劉嘉言總兵至涿州路梗不得進　東行乃抵宣武門撥隸尤世威未幾撤還兩役所費幾二十萬一受欺一束手前後事勢之異如此